

## 我的办公桌

白松青

离开岗位后,很长一段时间,曾经的办公桌孤零零地摆放在角落里,如同失去依靠的孩子,尘土浸染。偶有路过,不由自主地注视它,心中便生出一丝留恋。因此,我尽量绕开这间办公室。我怀念这张办公桌,以及办公室曾经的师友。

大学毕业后,我有幸来到省城这家主流媒体工作。编辑部人手不多,同事间关系很单纯,如有新人加盟,大家不约而同想方设法提供工作便利,令人深感祥和、融洽、温暖……

我被分配到社会新闻部。这是一个十多人的部门,当年的老主任和几个前辈同事,喜悦之情溢于言表:我们部来了新人!这个信息成为一段时间里同事之间的谈资。

初上岗,他们知道我有陌生感,没有惊动我,在两位主任带领下,大家从一楼把分配给我的办公桌和椅子抬到四楼,给我安顿好。那会儿没有电脑,从此十余年,我伏案在这张办公桌上,耳闻目睹前辈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,写稿、改稿。时间久了,衣袖把桌面的边角磨得发亮。每天一上班,先把办公桌擦抹一遍,然后舒心地坐在桌前开始一天的工作。闲暇时,呼吸着办公桌散发出的红松木淡淡的清香,眼瞅桌上的木纹发发呆。时过境迁几十年,闭上眼睛依然能回忆起桌面木纹的清晰走向。

我办公桌前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老兄,妙语惊人,文字犀利,劣质纸烟不离手,短板是“文人式的散漫”,主任等他的稿子,截稿时间到了,他人还不见踪迹,当时没有手机,无法联系,急得主任直跺脚……后面也是一位语不惊死人死不休的老哥,同样的慢性格,那几年世界杯足球赛的评论大多出自他手,引发读者好评。但他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,深信慢工出细活,稿子一遍遍修改,仿佛时间和他无关,主任不停地催促,他笃定地写……这两个慢性子的老兄,把老主任弄得哭笑不得,无可奈何。

桌面上有序放着糍糊、订书机、墨水瓶、烟灰缸、读者来信……如果我出去采访,有客人来了,也喜欢在这张办公桌前就座。那时的我,人资历尚浅,心却如沐春风,时常穿梭街巷,行走乡间,好像天下事都和我相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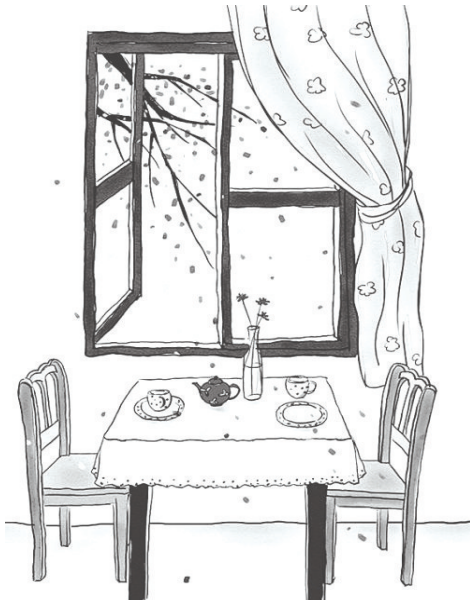
哪知道时光如此短促,来不及品咂,就翻篇了,清晰如昨的经历成了往事,梦里依旧是着急忙慌的采访。当年的同仁陆续退休,当初给我搬办公桌的两位主任,已经离岗多年,我们虽然同处一个城市,囿于俗务,往来甚少。当年健硕的身板已略显老态,不过老骥伏枥,其中一位仁兄出版了若干篇文学作品。敬祝他们,并深怀感恩。有两位同仁已驾鹤西去,年龄并不算大,他们的音容笑貌时常萦绕心头。还有几位在外地颐养天年。那时候,凡是见报的文字统称“新闻作品”,多一字长,少一字短,力求把每一篇文字都打磨成精品,他们言传身教,是我职业的领路人。

此时此刻,我在电脑前敲下这些文字,明明几十年瞬间而过,可回忆就是那么清晰,恍如昨天。有时梦里依旧是采访,和同仁插科打诨开玩笑。曾经的曾经太多了,少不更事,哪里知道时光如此短促,也并没有经历过宏大主题,每天都是平常琐碎、点点滴滴的平凡工作。多少次办公桌前和同事促膝长谈,围炉夜话,关于稿件角度,关于读者反响,关于社会影响……办公桌上烟灰缸爆满,他阐述自己的稿件特色,情绪激昂娓娓道来,我不时插话,发表自己的一己之见,有争议,有共鸣,月上枝头仍不离开。还有诸多读者朋友,把记者当作知心朋友,把我当成倾诉的对象,喜怒哀乐一吐为快,听完之后,如果能得到一些建设性意见,满意而去。如果我们帮助群众解决了一些问题,他们上门致谢,感激之情写在脸上。随和谦虚、平易近人的总编,多次在这张办公桌前指出稿件的长处短板,使我茅塞顿开。十多年,一张小小的办公桌,见证了一个时代。

后来因为工作关系,我到其他部门工作,但我的回忆中,永远抹不开这个初始岗位,怀念那人、那物、那个并不遥远的年轻时代、那份难以割舍的柔情!

## 餐桌情深

王 茜



在那悠长而温馨的岁月长河中,餐桌不仅承载着一家人的欢声笑语,更是父母深情厚爱的细腻展现。每一道菜肴的摆放,每一次即兴的对话,都蕴含着父母对孩子无尽的关怀与期待,它们如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,汇聚成爱的海洋,滋养着我们的成长。

记得儿时,那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正午,家中的餐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菜肴,香气四溢,引人垂涎。我一眼便锁定了母亲面前那盘色香味俱佳的菜肴,未经思考,便伸手将其端到了自己的面前,满心欢喜地准备大快朵颐。然而,这一举动却触动了父亲的底线。他猛地放下筷子,眼神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严厉,声音低沉而有力:“孩子,你怎么能这样自私?别人面前的菜,怎能因为自己的喜好就随意拿走?你有没有想过别人的感受?如果这也是他们喜欢吃的呢?”那一刻,我被父亲的怒斥震得愣住了,泪水在眼眶中

打转,最终如决堤般涌出,心中充满了不解与委屈。我气鼓鼓地埋头吃着米饭,一口菜也不夹,用沉默表达着对父亲的不满与抗议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逐渐长大,餐桌上的风景也悄然发生了变化。转盘的引入,让餐桌上的互动变得更加有趣。我成了那个乐此不疲的“转盘大侠”,总是迫不及待地将自己喜爱的菜肴转到面前。然而,父亲的目光始终如影随形,他几次瞪大眼睛提醒我注意礼貌与谦让,但我却故意视而不见,享受着那份短暂的满足。直到客人散去,父亲终于忍不住,对我进行了一番深刻的教诲,他的话语如同春雨般滋润着我的心田,让我逐渐明白了餐桌上的礼仪与尊重他人的重要性。

岁月如梭,转眼间我已长大成人,变得知书达理、懂得谦让。在餐桌上,我不再是那个自私任性的孩子,而是学会了以礼相待,尊重每一个人的感受。这份成长与蜕变,离不开父亲那一次次严厉的“狮吼”教育,更离不开母亲那无声却深沉的关爱与支持。

后来,我们家搬入了新居,餐厅、客厅、卧室的布局更加合理而温馨。每次在餐厅用餐时,我都喜欢坐在那个熟悉而舒适的位置。然而,我从未注意到一个细节:餐桌上离我最近的那道菜总是最新鲜、最合我口味的,而那些剩菜或者素菜则默默地摆放在父母面前。这个习惯一直持续了很久很久,我从未深究其中的原因。直到有一天,轮到我摆放餐桌时,我才恍然大悟——原来那些看似随意摆放的背后,隐藏着父母未曾宣之于口的爱与关怀。

那一刻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。我意识到餐桌上的每一道菜的位置,都承载着父母对我们的深情厚爱。他们总是默默地为我们付出,将最好的留给我们。这份爱,细水长流般滋润着我的心田,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感受到了无尽的温暖与力量。

## 怀念姐姐

王 胜

姐姐去世了,90岁。

活到90岁的普通人不多。我想,只有善良的五福之人才能享有这样的天年。

姐姐是我伯父的女儿。她经受了无数的苦难。先是少年丧母,那是1939年,家里活不下去了,伯父只好到口外谋生,颠沛流离几年后返乡时,伯母已成一座坟头。那年,姐姐才11岁。

当她还是一个孩童时,一个更小的婴孩出生了。那个婴孩就是我,一个出生三天就没了母亲的飘摇的生命。奶奶、爷爷已年过花甲,还得担起抚养我们的责任。姐姐的背是我最早的摇篮,把我从奶妈家到我家背来背去。

我长大了一点,很是淘气,可姐姐从来都是好言好语,很有耐心,从来不生我的气。她还把我的顽劣当作故事记下,时不时逗我开心。在那些困苦的日子里,姐姐是那样乐观,她唱着“涯畔上开花”,讲在八路军训练班的趣事,日子好像就没那么苦了。

后来,姐姐出嫁了,和姐夫在贫寒的日子里相依为命。姐夫人也很好,当我这个少无所依的小弟到他家时,即使喝糊糊他也先让

我喝饱。每次我在学校生病,总是去姐姐家调养。

春天,姐姐为我掏掉旧棉花做成夹衣,冬天再把棉花放进去做成棉衣。一个没娘的孩子,虽然没有好的生活条件,可是被姐姐打理得跟有妈的孩子一样。

我没见过母亲,姐姐就是我的娘!

我长大了,姐姐开始为她一穷二白的弟弟到处物色对象。后来,当我领着女朋友回家认门时,去的也是姐姐家。我的婚房也是姐姐和姐夫帮助收拾的。

再后来我参加工作,挣上钱了,姐姐和姐夫却没对我提过任何要求。每次去看她,她总是叮嘱我好好工作、好好过日子、对媳妇好点、可不能动公款……我管了一辈子公家的钱,从来没有贪腐过,与姐姐的千叮咛万嘱咐不无关系。

论血缘,我和姐姐并非一母同胞,但我不知道,世上还有没有比我们更情意深厚的姐弟。当大家唱起“世上只有妈妈好”的时候,我记不得母亲,但会想到帮助过我成长的每一位亲人,特别是我的姐姐。

姐姐,再也见不到你了,我们只能在梦中相见,弟弟我想你啊。